

舊

唐

書

唐書列傳卷第二十四

劉

响

等修

劉洎

馬周

崔仁師

孫湜 湜弟液 液子論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也隋末仕蕭銑爲黃門侍郎銑令略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遂以所得城歸國授南康州都督府長史貞觀七年累拜給事中封清苑縣男十五年轉持書侍御史上疏曰尚書萬機寔爲政本伏尋此選受授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爰至曹郎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竊位興譏伏見比來尚書省詔勅稽停文案擁滯臣誠雖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無所迴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網維不舉並爲勲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踴謗所以郎中抑奪唯事諮稟尚書依違不得

斷使或憚聞奏故事稽延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
遲一經出手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爲
事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爲奉公莫論當否遞相姑息唯務彌
縫且選賢授能非材其舉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於懿戚元勲但
優其禮秩或年高耄及或積病智昏旣無益於時宜當致之以閑
逸久妨賢路殊爲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四員左右丞左右司
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綱維略舉亦當矯正趨競豈唯息其稽滯哉
書奏未幾拜尚書右丞十三年遷黃門侍郎十七年加授銀青光
祿大夫尋除散騎常侍洎性疎俊敢言太宗工王羲之書尤善飛
白嘗宴三品已上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
取於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付法
帝笑而言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尋攝黃門侍郎加
上護軍太宗善持論每與公卿言及古道必詰難往復洎上書諫
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

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敷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援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譏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竊以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捨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略茲雄辯浩然養氣簡彼細圖淡焉自怡固萬壽於南岳齊百姓於東戶則天下幸甚皇恩斯畢手詔荅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時皇太子初立洎以爲

宜尊賢重道上書曰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斯皆屈主祀之尊申下交之義故得芻言咸薦睿問傍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原夫太子宗桃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于始將悔于終是以晁錯上書今先通政術賈誼獻策務前知禮教竊惟皇太子孝友仁義明允篤誠皆挺自天姿非勞審諭固以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膳已表於三朝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雖春秋鼎盛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愼業興譏取適宴安方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思廣離明輕願聞徹不敢曲陳故事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誕敷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武允文功成於纂祀萬方即序九圍清晏尚且雖休勿休日愼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睿思於當年乙夜觀書事高漢帝馬上披卷勤過魏后陛下自勵如此而今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也加以暫是屏機務即寓雕蟲綜寶思於天文則長河朝映摘玉字於仙札則流霞

成彩固以錙銖萬代冠冕百王屈宋不足以昇堂鍾張何階於入室陛下自好如此而太子悠然靜處不尋篇翰臣所未諭二也陛下歷該衆妙獨秀寰中猶晦天聽俯詢凡識聽朝之隙引見羣官降以溫顏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里閭好惡凡有巨細必關聽覽陛下自好如此而令太子之入趨侍不接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成則宜申貽厥蕝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推睿範訓及儲君授以良書娛之嘉客晨披經史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閒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逾光羣生之福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勗於君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別於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朔師傳以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暫還東宮拜謁既疎且事欣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親教宮中無由以進言雖有具寮音將何補伏願俯循前躅稍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儲徽克茂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自此

勅泊令與岑文本同馬周遞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太宗嘗怒苑西守監穆裕命於朝堂斬之皇太子遽進諫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曰夫人久相與處自然染習自朕臨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徼云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悅諫昔者因染以成性固有今日之諫耳十八年遷侍中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己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等咸云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洎對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人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恐非獎進言者之路太宗曰卿言是也當爲卿改之太宗征遼令洎與高士廉馬周留輔皇太子定州監國仍兼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太宗謂洎曰我今遠征使卿輔翼太子社稷安危之機所寄尤重卿宜深識我意洎進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愆失者臣謹即行誅太宗以其妄發頗怪之謂曰君不密則失臣臣

不密則失身卿性疎而太健恐以此則敗深宜誠慎以保終吉十九年太宗遼東還發定州在道不康洎與中書令馬周入謁洎周出遂良傳問起居洎泣曰聖體患臃極可憂懼遂良誣奏之曰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正當傳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又引馬周以自明太宗問周周對與洎所陳不異遂良又執證不已乃賜洎自盡洎臨引決請紙筆欲有所奏憲司不與洎死太宗知憲司不與紙筆怒之並令屬吏洎文集十卷行於時則天臨朝其子弘業上言洎被遂良譖而死詔令復其官爵

馬周字賓王清河在平人也少孤貧好學尤精詩傳落拓不爲州里所劾武德中補博州助教日飲醇酎不以講授爲事刺史達奚恕屢加咎責周乃拂衣遊於曹汴又爲浚儀令崔賢首所辱遂感激西遊長安宿於新豐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待周遂命酒一斛八升悠然獨酌主人深異之至京師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

貞觀五年太宗令百寮上書言得失何以武吏不涉經學周乃爲何陳便宜二十餘事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問何何荅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具草也每與臣言未常不以忠孝爲意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六年授監察御史奉使稱旨帝以常何舉得其人賜帛三百匹是歲周上疏曰微臣每讀經史見前賢忠孝之事臣雖小人竊希大道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以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爲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而自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瞽過垂齒錄竊自顧瞻無階荅謝輒以微軀丹款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之西其牆宇宮闕之制方之紫極尚爲卑小臣伏以東宮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雖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清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及四方觀者有不足焉臣願營築雄堞脩起門樓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臣又

伏見明勅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輒嚴蹕經旬非可以旦暮至也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爲避暑然則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溫清之道臣竊未安然勅書旣出業已成就願示速返之期以開衆惑臣又見詔書今宗室勲賢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膏肓承守而與國無疆也臣以爲如詔旨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然則何用代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樂厭黜之惡已彰與其害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二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方授則雖其翰翮非強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

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夫得奉
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又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爲基
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孔子亦云吾不預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如此伏惟陛下
踐祚以來宗廟之享未曾親事伏緣聖情獨以鑾輿一出勞費稍
多所以忍其孝思以便百姓遂使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
何以貽厥孫謀垂則來葉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之
訓人固有屈己以從時願聖慈顧省愚款臣又聞致化之道在於
求賢審官爲政之基在於揚清激濁孔子曰唯名與器不以假人
是言慎舉之爲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自樂工輿卓雜類
韋槃提斛斯正則更無他材獨解調馬縱使術踰儕輩伎能有
取乍可厚賜錢帛以富其家豈得列預士流超授高爵遂使朝會
之位萬國來庭騶子倡人鳴玉曳履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
坐而食臣竊恥之然朝命既往縱不可追謂宜不使在朝班預於

士伍太宗深納之尋除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十年周又上疏曰臣
歷觀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
者猶四五百年皆爲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賴前哲以
免自魏晉以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
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
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
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隆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
地爲子孫立萬代之基但今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
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唯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
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
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
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
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今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
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

言以爲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
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
囊以爲殿帷所幸慎夫人水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
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
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
代老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
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臣聞昧旦不顯後世猶怠作法於理其
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
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
臣尋往代以來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爲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
主雖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脩政教當脩於可脩之時若事變
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者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
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
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

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誠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匹緇纔得一斛米而天下怙然百姓知陛下甚惡吝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譴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匹緇得粟十餘碩而百姓皆以爲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米帛則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眾但貯積者固是有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鍛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爲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爲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旣勞矣而用之不息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患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待聖躬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爲政

不煩遠采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爲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爲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略振主如韓彭之難駕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即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諸王皆爲樹置失宜不預爲節制以至於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旣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唯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加別優賜曾無紀極俚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

業豈唯處置在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又言臨天下者以人爲本欲令百姓安樂唯在刺史縣令縣令既衆不可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悉稱聖意則陛下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擢昇宰相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入爲丞相今朝廷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方始外出而折衝果毅之內身材強者先入爲中郎將其次始補州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其材堪宰相以德行見稱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太宗稱善久之先是京城諸街每至晨暮遣人傳呼以警衆周遂奏諸街置鼓每擊以警衆今罷傳呼時人便之太宗益加賞勞俄拜給事中十二年轉中書舍人周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不見則便思之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事論多矣援引事類揚摧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二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

忘倦昔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
十五年遷持書侍御史兼知諫議大夫又兼檢校晉王府長史王
爲皇太子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依舊兼
太子右庶子周既職兼兩宮處事精密甚獲當時之譽太宗伐遼
東皇太子定州監守令周與高士廉劉洎留輔皇太子太宗還以
本官攝吏部尚書二十年加銀青光祿大夫太宗嘗以神筆賜周
飛白書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肱之寄誠在忠良周病涓涓彌
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勅求勝地爲周起宅名醫中使相望不絕
每令尚食以膳供之太宗躬爲調羹梁皇太子親臨問疾周臨終索
所陳事表草一秩手自焚之慨然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
弗爲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太宗爲之舉哀贈幽州都督陪葬昭陵
高宗即位追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享高宗廟庭子
載咸亨年累遷吏部侍郎著選補子今稱之卒於雍州長史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應制舉授管州錄事參軍五年侍中